

红杏艳史

〔清〕 诞叟 著

三秦出版社出版

红杏艳史

[清] 诞叟 著

这是一部描写清朝末年官场、妓院、家庭关系的社会讽刺小说。作品以贪财好色为主线，描绘了一群封建官僚和无行文人的丑陋生活：有的收受贿赂、公饱私囊；有的为保纱帽，把妻子和妹妹献给上司；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却是妓院常客；有权有势的浪荡公子占有母女三人……这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了一幅令人恶心的百丑图。小说情节曲折复杂，人物个性鲜明，描写细腻入微，使人尽睹当年官场的无耻、商场的惊险、女性的悲冤。

《红杏艳史》序

罗两峰先生书《鬼趣图》，世人赏其工。然所绘者，固具鬼之形状，居鬼之名称，人人知其为鬼者，狼头毛面，赤发蛇身，曲尽其光怪陆离之态，工固无难也。若使给貌为人而心为鬼，与夫名为人而实为鬼者，覩面见之，俨然人也；而欲别之为鬼，恐两峰先生亦几无从著笔矣。说部中之工于摹写世俗情状者，莫如《儒林外史》，近世规仿之者，若《官场现形记》，若《海上花列传》，若《九尾龟》等，亦可谓穷形尽相，无态不搜矣。然所摹写者，仍不外乎具鬼之形状，居鬼之名称者，与两峰先生之《鬼趣图》，殆无以异。若夫能写貌为人而心为鬼名为人而实为鬼者，则惟施耐之《水浒传》、曹雪芹之《红楼梦》而已。耐之写高俅、西门庆，雪芹之写薛蟠、贾瑞辈，犹是具鬼之形状，居鬼之名称者。至其写宋江，写吴用，写宝钗，写妙玉，则固明明一完好之人也，而有识者一见而知其为鬼。作者未尝著一贬词，而纸上之声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窥其秘奥，书皮书骨绘影绘声，神乎技矣。吾友诞叟所著之《红杏艳史》仿佛近之。诞叟落魄江湖，致身卿佐，朝披绣纓，夕著烟蓑，或鸣堂上之琴，或筹帷幄之笔，遍览六朝金粉，饱餐七徽冰霜，所谓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而又平理近情，虚怀体物，故能举其生平之所闻见，一一摹写其真，不假雕凿不事抑扬，以存三代

直道之公，董狐、史鱼，其在斯乎？至其倚伏之精密，结构之谨严，有蛛丝马迹之奇，无泻水散珠之弊，犹其行文馀事也。闻是书成于光绪乙巳，正诞叟驰驱戎马之际也。磨盾余闲，而得此喜笑怒骂之文章，其不以尘世之成败荣辱萦搅其胸臆，尤可见矣。

岁丙辰仲春，纤绮隙词人叙于汉上花好月圆之室。

闻妙香室主人题词。

揣摩世间鬼蜮，恁奇奇怪怪。铸九鼎，民识神女者样，魑魅形态。有多少无限痴男怨女，洪炉一霎归淘汰。最怜他红粉青衫，白头翠黛。局外旁窥，冷眼勘破，悟贪昏败。叹繁花过眼虚花，枉然施尽机械。热中人、心劳作伪，抱真子、全凭天籁。挂冠时、犹是中年，脱身尘海。

琴调瑟叶，石友兰交，算此生难再。况尽、宦场浓淡，世味酸碱，粉墨俳優，魂容羞赧！玄平假谲，刘祥轻诋，多般粉节头巾派。搜罗聚人毫端，不辞墨泪同洒。虞初小志，世道悠关，有几人警戒。料唤醒黄粱残梦始肯回头，后悔嫌迟，往衍难尽。奚如及早徜徉嵩岳，贪嗔痴都弃却。且昂头、歌啸青天外。嗟予蒙昧顽躯，把卷惺然，击壶称快！莺啼序

缘 起

诞叟同抱真子是明心见性莫逆至交。诞叟帶著他一妻一妾、一子一女住在上海滩上张园左近，抱真子因事到上海游玩了几时，终日花天酒地，买笑征歌，始而颇觉快心，久亦渐生厌倦。这天，因为要回汉口，来访诞叟话别，见他这一间小小书房摆了一张书案，两只书橱、几张外国椅子、东洋茶几、棹氈地毯，不陋不华，倒也十分整洁。正好绿荫当窗流莺隔院，两人煮茗清谈，大有悠然出尘之想。因谈著上海近来的时势，泛论起酒色财气四字来，抱真子道：“这四字真是害人！你看五大洲的人，那一个不为他所害，总要把这四字撇开才好。”

诞叟道：“酒字呢，为用有限为害也还不多，不过常做这色财气三字发端的媒头罢了。气字则多因财色二字不得其平而起，也算贯在这财色二字里头。至于财色二字，固是害人，然要说把它拿来撇开，那除非叫这五大洲的人，皆入了佛家寂灭之教才可。那还成个甚么世界呢？所以四子书上也说：‘有财此有用无财不可以为悦’。又说：‘食色，性也’。‘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足见这财色二字，为人生所万不能少的，故圣贤也不作矫情之论。你看这财字，不但居日用非它不行，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若无这财字从中联合，怎么能成？即如你我两人现在也还要借重这财字，不然，并此几间破屋两盏清茶都不能办，岂不

成了两个乞儿荒郊对语，试问有何趣味？况就做了乞儿，也还要对些钱财，支持口食，否则必致饿死，连乞儿也做不成了。”说的抱真子不禁拍掌大笑。

诞叟又道：“讲到这色字，若五大洲的人都不好色，这人种早已绝灭。有些人说多情而不好色，又说好色而不淫，那都是些欺人之谈。不淫无以申其情，无情不能动其好。试观古往今来，男女相悦若不得肌肤相亲，总觉此愿未了。即并世旁观、后人尚论，也觉得是一个缺陷。所以《毛诗》上说了一句‘亦既见止’，还要申上一句‘亦既覯止’，这就是不淫无以申其情的明证。这情呢，不但风流才子慧业佳人，往往由他作合，就是那些蠢女痴男、野田草露也未尝没有这情字行乎其间。情愈深，则好愈笃。你看他们泰西人的夫妇总比我们中国笃些，并不是性质各殊，缘泰西人的婚姻皆由男女自主，彼此必先有情，然后方成夫妇。中国婚姻多由父母作主，男女一面未识，试问从何生情？到了结婚的时候，以为礼所当然，无足为喜，那情自然薄了。其实中国古来婚姻，也都是由男女自主，只要看那‘寤寐求之’、‘求我庶士’两语，彼此无情，何必去求。不过因情制礼，何尝以礼废情，如现在的流弊呢？所以俗谚有‘妻不如妾’之说。难道这妾之色，必胜于妻？因为这妾总是由自己纳的，或出自青楼，或拔自青衣，或选自小家碧玉，这其间也还有个分别。大约青楼为最，青衣次之，小家碧玉又次之。这是甚么缘故呢？缘青楼必彼此相交已深，那情已缠绵固结于先，然后订这百年之约，故其好最笃。青衣、碧玉又隔了一层。”

抱真子驳他道：“你这话说得不甚近理。你看上海滩上近年如林黛玉、张书玉这些人，今儿嫁张三，明儿嫁李四，嫁了多则一年，少只数日，又复闹了出来。那不是纳青楼作妾的么？怎能说他爱情坚固呢？”

诞叟笑道：“像这些人他们交际之始，原是打财字问题上起的，怎么能在色字上算帐？中国也有一种夫妇，或两家本系亲戚邻里，郎骑竹马，妾弄青梅，彼此知识未开，即已相亲相爱。后来联成佳偶，想到那童年亲爱之情，自然生出无限伉俪之趣。又或既婚之后，遭际艰难，或为翁姑妯娌所不容，或值兵戈饥馑之离乱，彼此如伽陵并命，曲意相怜，自然生出一种爱情，比那平平淡淡、顺理成章的夫妇就笃得多了，这就是无情不能动其好的明证。所以这情字淫字皆是附属于色字里的。但是这财色二字那能个个如愿呢？因为不能如愿，就生出无限的是非。或则忧伤憔悴，夭折其生；或则背礼败常，自罹于法；甚而至于愍不畏死，酿成犯上作乱之事；更有一种人，生质本自不凡，早挟一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之想，无如早年困顿，这财色二字事事不能逐心，受了多少磨折，耐了多少凄凉，遂激成一种乖戾怪僻、不近人情的脾气，看去这种人似乎也还不失为正人君子，不知他这一种矫揉造作的戾气，小则殃及身家，大则为害邦国，实按起来，比那愍不畏死的为祸还要烈呢！然而这种事体固属个人遭际所致，推原其本，君相亦不得辞其责。”

抱真子道：“你这话越说越远了，做君相的怎么能替这举国的人料理财色二字呢？”诞叟笑道：“并不是叫这做君相的去按人分给家资选择配偶，不过做君相的应该使这举国的人各有事业生计，足以自生其财，自得其色，那就天下太平了。昔子与氏对齐王说的：‘公刘好货，太王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就是这个道理。日前有个朋友，拿他做的一部小说与我看，我初次看了一遍，见他既没有朝代年月，又没有关涉治乱兴衰的事业，也没有格致算化的学问，并没有甚么诗词、歌赋、酒令、灯迷；而且写到男女闺房之事，虽不蹈那些淫书的恶习，也朋些觉得形容太

过的地方，那笔墨似乎还不及《品花宝鉴》《花月痕》呢，也就把他放开了。近日无事，又把他拿来复看一过，觉得他笔墨虽不甚佳，却于这财色二字的正面、反面、旁面、侧面、上等、下等、明处、暗处、阐发得淋漓尽致，无微不显，无隐不彰，你没事拿消遣，细细的看看，道是如何？”说著就把书橱开了，抄本书来，递在抱真子手里。抱真子接过，揭开第一页来一看，只见上面写著道：

目 录

第一回	龙伯青趣湊开筵 贾端甫临崖勒马	 (1)
第二回	赘姻富室大度能容 买笑秦淮酸怀难遣	 (15)
第三回	沆瀣相投高谈道学 睚眦必报巧遇冤家	 (28)
第四回	龙伯青忍辱绍箕裘 增朗之避风登仕版	 (41)
第五回	戒慄四知正言规友 政成百里密疏荐贤	 (54)
第六回	学步后尘苦心独运 荣膺简擢坦腹双栖	 (67)
第七回	甘小就正士知机 恶作伪才媛择木	 (81)
第八回	屈膝负荆终成佳偶 啮臂断袖别具赏音	 (93)
第九回	助奩牧院司同掷锦 娱朝贺府县共迷花	 (108)
第十回	澄叙官方惊看白简 褒崇勋绩荣擢乌台	 (122)

第十一回	月夜看山魂销罗绮 凉宵听雨乡恋温柔	 (137)
第十二回	买军火太守展长才 开绮筵钦差饶雅兴	 (154)
第十三回	长袖善舞利益均沾 新学争鸣涛张百出	 (170)
第十四回	会短离长萧郎紫别梦 情深胆怯弱弟试灵丹	 (185)
第十五回	侍疾承恩正名有待 酬庸表绩特荐频邀	 (199)
第十六回	得色思财惊传恶耗 以财易色细演奇谈	 (212)
第十七回	祝融一炬熔尽铜山 燕燕重逢营成金屋	 (227)
第十八回	怙恶不悛远戍榆塞 嗜痂成癖死殉莲钩	 (240)
第十九回	中姜菲飞章移柏座 执斧柯投刺访兰交	 (254)
第二十回	女偿父债供状分明 李代桃僵遗言惨切	 (267)
第二十一回	药石误投丧朋抱痛 蒹葭幸托凉血甘居	 (280)
第二十二回	矢贞珉娇女善承欢 吞巨款恶妈谋反噬	 (293)
第二十三回	六亲同运幕燕分飞 一梦荒唐辕驹息辙	 (307)
第二十四回	甘偕隐海陵营别墅 约同心嵩岳访名山	 (322)

第一回 龙伯青凑趣开筵 贾端甫临崖勒马

抱真子便说道：“这贾端甫不是做那甘肃臬台的贾廉访么？那是我认得他的，他是个有名的暮夜却金、坐怀不乱的君子，怎么也被这人编入小说里头？”诞叟道：“你到船上慢慢的看，这书也并未埋没了他的好处。”

原来这贾端甫名崇方，是南通州直隶州人。九岁上他父亲就没了，家里光景极寒。幸亏他母亲莫氏娘家尚可过得，按月贴补他些，才得混口饭吃。附在村学馆里读书，天分却甚聪明，十二岁上开了笔，做的破承题，先生说是狠有意思。二十岁上就进了学。谁知到了次年正月里，他母亲就死了，接着他的外公莫怀恩也就一病不起。他两个娘舅，一个叫莫仁，一个叫莫信，都是市侩，他弟兄两个看老子一死，就在争夺家产，那肯再来照顾外甥。这贾端甫没了靠傍，衣食更无着落。过了母亲的百日，就托亲友替他找个馆地。却好州里钱谷龙师爷要请西席，替他的小儿子破蒙，有人推荐，就请他过去，每月修洋四元。他好在单身人，也敷衍够用了。

这龙师爷名鍾仁，号实生，是浙江萧山人。年纪有六十多岁，就了三十多年的州县馆，于百姓的脂膏上虽然不甚顾惜，于东家的面子上却是十分恭维，所以馆运很好，积攒的幕囊也很

不少。他的太太早已死了，大的儿子是太太生的，名叫玉年，号伯青，在衙门里跟著学幕，也有二十多岁；小的儿子叫玉田，号研香，才七八岁，是姨太太生的。姨太太据说姓杨，东台人。有的说是花烟馆里的，有的说是一位东家收用过的丫头，因为太太吃醋，送与这龙师爷的，却也不知其底细。但是这位杨姨太太打得一手的好烟，能把烟丝拖到一尺多长，然后卷起上在斗内；又是一双好小脚儿，进门就生了一位小姐，是梦见飞燕投胎生的，取名玉燕，又起了个号，叫做梦飞，今年已十一岁。脚是他娘替他里的，也甚小。这贾端甫就教的这姨太太的儿子龙玉田。这玉燕小姐每天早晨也跟着识几个字，读两句《女儿经》、《千家诗》。

光阴迅速，在馆里不觉也就坐了两年，与这龙师爷的大少爷及衙门里的几位师爷也就混的狠熟。这一天是四月里的天气，正值通州城里出会，衙门里的书启师爷文彬如、征收师爷盖子章巴吉人帐房师爷周德泉陪著州里二少爷增朗之，一齐到龙师爷公馆里来，约龙伯青去看会，顺便也就邀了贾端甫一同去。走了两条街，街上男女老幼，往来的真如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又走了几步，只见一群妇女浓妆艳裹，在一家铺内看会。看见他们来了，有一个穿雪青纺绸单衫，年约十六七岁的姑娘，连忙喊道：“二少爷，到这里来看！”这增二少爷望著他们笑道：“你们全在这里？”跟手也有叫龙少爷的，也有叫巴师爷的，也有叫老周的，咕咕呱呱听不清楚。

大家就顺步进去。贾端甫也就跟著进去。只见一个个妆妍斗媚，虽非王嫱、郑旦，态度亦自撩人，只恨自己一人不识。再细看这铺子，是一片洋货店。掌柜的登时拿了一包香烟、一枝密腊烟嘴送到增二少爷手里，说道：“二少爷请用烟，好两天不

见了。今天天热，开两瓶荷兰水吃吃罢。”增二少爷道：“也好，只是搅你不当。”掌柜的道：“二少爷好说，只要二少爷多照顾些就是了。”周师爷就向掌柜的道：“刘子经你前一回送到衙门里的荷兰水可不好，是隔年陈走了气的。我们东家狠生气，你可赶紧带些好的来。”刘掌柜忙道：“前期到的货原不是顶好的，因为衙门里要得急，慌忙凑著送进去。就是现在开的味儿也不好，师爷们请尝尝看，再过两天，就有老德记的带来了，一到就送两打过去。”一面说一面叫小伙计开了几瓶，倒在玻璃鍾里。

刘掌柜拿了一杯，用新手巾擦了擦口，恭恭敬敬的送到增二少爷手里。只见增二少爷怀里坐的穿雪青纺绸的姑娘劈手把杯子夺了去就喝。增二少爷望他说道：“小银珠，你怕喝不得呢。”小银珠把眼睛一斜，伸手在增二少爷脸上一摸，说道：“我怕倒是你喝不得罢！好意替你抢过来，你倒要说人！”龙伯青在旁拍手道：“只怕你们两个都喝不得。”刘掌柜慌忙又拿了一杯过来，笑道说道：“这是姜荷兰，不要紧的。”还未送到增二少爷跟前，只见小银珠把二少爷的头一掰，把喝剩下的半钟送到二少爷的嘴里喝了。文彬如、龙伯青齐声喝采道：“好一个交杯盏！”二少爷也笑了。小银珠望他们瞅了一眼。刘掌柜把这一杯递与二少爷，然后拿了两杯敬周师爷、龙少爷，又招呼小伙计到各人面前分送。

龙伯青的一杯也是与一个穿玄色绸衫的姑娘分喝的。增二少爷就向那穿玄色的问道：“文卿你肚子疼的毛病可好了么？”文卿道：“有时夜里也还要发那发，那丸药吃了，也还断不了根。”增二少爷道：“只要龙少爷天天替你擦著肚子就好。”文卿听说，就把手里未吃完的荷兰水望增二少爷身上洒来。龙伯青用手一拦，只听邦郎一声，玻璃鍾子砸得粉碎。巴师爷道：“文卿，这

遭你要赔了。”刘掌柜说：“不要紧的。”又叫小伙计递过手巾来擦手。可怜贾端甫在旁看的眼才心热，只恨没人理他。自己低头看了一眼穿的衣服，也实在配不过，惟有暗暗的自己叹了一口气。

不一时，听见锣声响亮，说是会已到了。小银珠站在杌子上，一手扶著增二少爷的肩头，一手拿一块湖色熟罗手帕微掩香唇；还有一个小姑娘，不过十岁左右，拉著周师爷说：“姨夫，你抱著我看。”旁边坐的一个穿湖色熟罗夹袄的姑娘，约有二十多岁了，说道：“小二宝，你留心你的脚不要碰脏了老周的衣裳。”周德泉真个把这小姑娘抱起来看。这小二宝看见门口有个卖纸做的小龙的，又：“阿姨，我要买个小龙玩呢。”文卿回过头来说道：“桂云姊姊，我说不要带这小东西来，你看只是吵。”巴吉人站在门口赶紧买了一个递与小二宝。旁边一个十二三岁、梳双了髻的小姑娘也就牵住巴吉人道：“我也要呢。你敢不买给我？”巴吉人只得又买了一个递与他，道：“兰仙，我看你这么点点年纪，就会吃醋要强，将来大了，不晓得要害多少人呢。”兰仙把那龙望地下一甩，说道：“甚么叫吃醋，我吃那个的醋？你倒说说看！”巴吉人忙弯腰拾起来，送与兰仙道：“怪我说的不好，我的宝贝，不要生气。”说的大家都笑了。

文卿说道：“真真作怪！这点点小东西也会撒娇！”龙伯青低低的说道：“恐怕是跟你学的。”文卿在他肩上打了一下，说：“你拿我开心，回来再同你算帐！”说着，外头一对一对的灯牌、花伞，又是锣鼓棚、掀牵架粉粉过去。贾端甫躲在人家背后，也看得不甚清楚。

约有半个多时辰，会已过完，小银珠又买了一面玻璃砖的镜台、一盒香水，文卿等也买了些洋脂、香水、头绳等类，自

然是记在这班少爷师爷帐上的了，小银珠拉著增二少爷要他同去，文卿也同龙少爷咬耳朵大家本来都有去的意思，自然一齐答应。贾端甫是同来的，大家也不好意思撇他，他也不好意思单走，只得跟著同行。

出了店门，几位姑娘在前，究竟在街上，这些少爷、师爷不好过于放浪，只得稍为退后几步。走了两个弯子，已快到西南营了，这里地方较为僻静，银珠就站著等增二少爷，走到跟前，一手扯住说：“我走不动了，你挽挽我罢。”巴吉人道：“我看不如爬在二少爷身上，叫二少爷掬著走罢。”小银珠嚷道：“小巴，你究竟要多大的巴才够你吃呢？”文卿把他打一下道：“他这么大了，你还说他是小巴，你不要油嘴滑舌的，回来要你的好看！”龙伯青道：“你这人！他们说话，干你甚事？要你多嘴。”小银珠向著文卿说道：“姊姊，你再不管管姊夫，他更要无法无天的了！”文卿道：“我管得他住么？除非花家的爱宝来，那就制得他服服帖帖的。”龙伯青道：“阿弥陀佛！一百零一个局的也要吃醋。”文卿道：“你该叫他的局么？还要嘴强！”

说著已到门口，大家一拥而进。打杂的书记招呼：“。陈奶奶，快打廉子！二少爷来了。”一面又喊：“李奶奶、大杨奶奶、小杨奶奶，拿文卿姑娘、桂云姑娘、兰仙姑娘的茶碗！”只见银珠、文卿、桂云的都是茶缸子，兰仙的是茶碗，馀外的都是客茶碗。打难的送进一碟瓜子。小银珠免不得分敬一回。敬到文师爷面前，问道：“爱珍姊姊可好？你昨儿晚上甚时候走的？”文彬如道：“我倒有好几天不去了。”小银珠道：“说的好听，昨儿晚上是一只狗在爱珍房里，到了三更，我出局到那边，还张儿的，只怕是今天早上回去的吧！”文彬如道：“你尽管骂，回来问爱珍就知道了。”小银珠道：“他肯说？”说著，已敬到贾端

甫面前，问了一声：“老爷贵姓？”贾端甫连忙答道：“姓贾。”小银珠敬过瓜子，坐到增二少爷怀里。增二少爷就伸手摸她双乳，他也半推半就，听二少爷伸手进去细细的摩挲。这边桂云就到炕上替周师爷打烟。文卿趁人不见，拉着龙少爷到自己房里去了。小银珠坐在二少爷怀里，低低的问道：“这贾老爷在衙门里做什么？他的相好是哪一个？增二少爷笑道：“他么，在龙少爷家里教读。他要攀相好，可不容易呢！”小银珠道：“怎的？”增二少爷笑道：“他一个月的束修，才够吃一个干茶缸子。若要住夜，你们下头的嘴忙一夜，他上头的嘴要忙一月还不够呢。”说的小银珠笑著要撕二少爷的嘴。他们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无如贾端甫一人静坐，听得清清楚楚，一团火直透泥丸，欲要发作，又不敢发作，要走，又不能走，只好装做不听见，走去看壁上挂的对联，写的是：“银烛高烧花欲睡，珠廉半卷月常圆。”

不一时，钟上已当当当当敲了四下，只见陈奶奶拿了两盘点心进来。一盘是猪油白糖小包子，一盘是虾仁汤面饺子。大家随意吃了些。文彬如道：“天不早了，我们走罢。”龙伯青也挽著文卿走过来说：“点心也吃过了，我们怎样呢？”增二少爷还未答言，小银珠忙说道：“不许去！”龙伯青道：“不去怎样呢？要就在此吃便饭罢，算我的东。”增二少爷道：“又何必你做东呢？”小银珠道：“应该罚他。他先头在门口拿我开心开的好！”龙伯青道：“我替你二少爷留下来，你不说好好的请我吃些点心，谢谢我，还要罚我，真是岂有此理！”小银珠道：“点心不是才吃的，你难道没有吃么？”龙伯青道：“那个不算，要你自己身上的。”小银珠向他啐了一口，说道：“你才同文卿姐姐两个人在房里，不晓得吃些甚么。只怕馒头、水饺子都吃饱了，才跑过来。”文卿道：“你们说话要牵上我。你看你，拿馒头把二

少爷吃，连小襟钮扣子都散了，还要说人！”小银珠低头一看，果然不错，羞的把脸一红，走开去钮好。文卿也就不再说了。回头叫道：“小杨奶奶你到厨房里关会一句要一个便饭，天气热，菜要清爽些。”小杨奶奶答应了一句，就如飞的跑去。

大家说说笑笑，真是欢娱嫌日短，不觉已是掌灯时候。小杨奶奶走来说道：“菜已齐了。还是就坐还是等一会？”龙少爷望著增二少爷说道：“怎样呢？”增二少爷道：“我们就吃罢。”于是吩咐摆席。增二少爷的小银珠、龙少爷的文卿、周师爷的桂云，都是老线头，不用交代；巴师爷就是兰仙，文师爷是花家爱珍，盖师爷是郑家云仙，大家都知道的。龙伯青写了两个外局的条子，顺便问贾端甫道：“端翁可有相好？还要做媒不要？”贾端甫道：“我没有，可以不叫罢。”龙伯青也就不勉强他花这一块半钱。

大家入席。一时，头菜上了鱼翅。花爱珍已来了，坐在文彬如旁边，低低的问了一句：“昨儿回去关门没有？”却被小银珠听见，扑哧的一笑，指著文彬如道：“你还要赖！这回可是不打自招了！”文彬如道：“足见没有过夜。”小银珠正要回话，桂云望他丢了个眼风，也就不开口了。爱珍又问龙少爷，为甚不叫爱宝。龙伯青道：“改天再叫罢。”口里说著，却向文卿挪嘴。文卿趁势就拧他的嘴，说道：“你叫不叫，关我甚事，看我不拧烂你的嘴！”龙伯青急声讨饶，大家哄堂大笑。

这个当口，郑云仙已走进来，向大家招呼，文卿方才入手。巴吉人道：“真是救命王。菩萨来了。”一回儿，文卿自己弹着月琴，唱了一枝《满江红》。银珠叫乌师拉着胡琴，唱了一枝《天水关》。馀外也有唱青衫子的，也有唱阔口的，也有唱小调的，真是弦管嘈嘈，履与交错。